

国家税务总局调低 八行业企业所得税税率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17日下发通知,从即日起,对于餐饮业、娱乐等八个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标准税率进行不同幅度的下降。

税务总局明确,地方税务局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本通知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范围内联合确定本地区的具体应税所得率。而房地产开发企业仍需按照10%至20%的税率区间来征税。

根据征收法的规定,一般不具有查账条件的企业,都使用核定征收的方式。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分析称,实行核定征收的企业大多为小企业,国税总局此次下调对于广大中小企业发展将起到扶持作用。

行业	应税所得率(%)
农、林、牧、渔业	3-10
制造业	5-15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15
交通运输业	7-15
建筑业	8-20
饮食业	8-25
娱乐业	15-30
其他行业	10-30

据《北京晨报》

检察院撤销起诉 健力宝前总裁祝维沙 身家可能暴涨40亿元

本报讯 17日,记者从佛山市检察院证实,健力宝集团前总裁祝维沙已收到该院不起诉决定书。2005年3月,祝维沙与张海几乎同时因涉嫌挪用集团资金等原因被拘,是当年健力宝股权风波的另一位主角。由此,祝维沙所持的5100万平安保险法人股可能被解封,据估算,其身家也将暴增逾40亿元。

据报道,健力宝集团前总裁祝维沙已获得佛山市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的原因可能是证据不足。此外,祝维沙从健力宝划出的5100万平安保险法人股,2005年涉嫌犯罪时被查封。如今,这部分平安股份可能因祝维沙获不起诉决定而解封。如果按照9月17日平安H股股价87.65港元计算,祝维沙当年以2.17亿元购得的这部分股份已价值44亿港元。

记者就该事件向佛山市检察院求证,对方并未否认这一消息,但对于祝维沙5100万平安保险法人股等财产是否解冻等问题则以检察院不发布相关消息为由拒绝透露更多详情。

公开资料显示,祝维沙于2002年初与张海及叶汉红以3.38亿元收购健力宝75%股权而入主健力宝。2004年8月,在张海掌控健力宝2年后祝维沙接替其出任健力宝集团总裁一职。但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张海、祝维沙两人分别于2005年3月前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罪”被拘。

据《南方都市报》

中国人姓名有地区特点

北方多用“静”“淑” 南方喜好“英”“妹”

本报讯 不久前,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正式成立,经过五年的建设,中国(未含港澳台)近13亿人口身份数据已全部入库。

公安部公民身份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唯一指定运营支撑单位——身份网日前借助这一信息系统,对中国公民的名字进行了统计,并按照姓名所在区域进行了排序。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姓名均有所在地区的特点,而这些姓名的常用字,也会因为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

计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姓名均有所在地区的特点,而这些姓名的常用字,也会因为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

体现地区文化差异

通过这份统计资料,体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东西的文化差异居然也能在姓名上体现出来。比如,北京人女性多以

静为名,哈尔滨人女性多以淑为名。

在广州,常用姓名则表现出粤文化的特质:受港台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商业气氛带来了入世精神,广州前10名依次为陈志强、黄志强、李志强、陈伟强、陈俊杰、陈妹、梁妹、黄俊杰、陈志明、陈丽华。妹字的使用则带有当地方言的色彩。

由于文化不同,昆明人姓名则表现出

四川贵州都爱“勇”

在成都,人们起名字好像更加偏爱勇字,排在前10名的姓名中有5个名字都是以“勇”作为名。从排在前三名的张勇、王勇、李勇,到排在6、7名的刘勇、陈勇,成都在起名字时把一个“勇”字用到了极致。与四川成都相邻的贵州也有这样的特点。

复姓“欧阳”人最多

很多地区姓氏非常集中,比如在湖南,排在前5名的姓氏分别是李、刘、陈、张、王,这五大姓氏占到湖南省总人口的32.5%,充分显示出多数人口集中在少数姓氏的特征。另外,这个统计报告还对复姓人群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复姓欧阳的人最多。

据《新闻晚报》



“钢琴房子”

这座造型新奇的“钢琴房子”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新城区,建筑主体为黑色钢琴造型,楼梯则设计成透明小提琴造型。据介绍,这座建筑将主要用于展示淮南新城区的规划模型。

新华社发



“立体视觉魔方”

第三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即将在江苏南通举行,一个有各城市代表性风光照片的“立体视觉魔方”亮相南通行政中心广场。

新华社发

新疆发现男性木乃伊干尸

留长辫子胡须清晰

本报讯 16日10时许,新疆阿克苏温宿县的木提扎放羊时发现土坡里有具露出一只手的干尸。经文物部门鉴定,初步认定该尸体属木乃伊干尸。

记者了解到,发现干尸的土坡位于农一师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甘草厂厂房东面。据该厂职工王先生介绍,他在该土坡看到,土中伸出一只人手,皮肤干瘪。扒开土,看到一具男尸,尸体脸部轮廓鲜明,胡须清晰可见,40岁左右,留着长辫子。尸体身穿艳丽的蓝色相间长袍,盖着一条土布棉被。

温宿县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用塑料布覆盖干尸,并安排人员在干尸周边10米范围内戒严。当地文物部门赶到现场后,经初步鉴定,该尸体属木乃伊干尸。

木提扎称,发现干尸的土坡顶部有两座完整的大型古墓,一直受到当地文物部门的保护。他常在附近放羊,这是第一次看到干尸。

目前,阿克苏地区文物部门已经将干尸实施保护,相关专家正在对干尸的身份、年代等情况进行进一步鉴定。

据《新疆都市报》

8名村干部使用4500平方米办公楼

这事发生在安徽黄山

本报讯 黄山市屯溪区新潭镇新潭村紧靠黄山市市区,从城区坐出租车到该村不过10多分钟时间。记者17日在该村看到,该幢村部大楼已投入使用,楼前的大广场还在填平中。楼内地面铺着漂亮的瓷砖,办公室都很宽敞,老板桌等办公家具一应俱全。

新潭村的办公楼并不算屯溪区最气派的,华资、梅林等数十个村部大楼多在一两千平方米左右。其中,引农村村部办公楼有3000余平方米。博村村民不到1000人,“村部大楼”的建筑面积却有4500多平方米,投资近400万元,村干部只有8人。

新潭村的一位村干部称,办公楼建得确

实大了,八九个人,感觉很冷清。当地的多位村民则认为,看着村大楼总觉得不舒服,感觉铺张了。

17日,黄山市屯溪区区委组织部组织科吴科长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屯溪区很多村都会逐渐改成居民委员会,对办公场所的要求也会较高些,因此现在建村大楼时适度超前是有必要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村子的综合服务楼建成后,只留一到两层用于村干部办公或开会,大多数的楼层及店面都出租做生意,获得的收入则作为集体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村里的支出或村民的福利。

据《新安晚报》

时政点击

孝心工程 春风吹暖“老龄社会”

贵州赤水市政协成立“孝心工程”建设管理委员会,并出台了《赤水市孝心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将靠社会力量筹集资金,为老年人提供精神物质帮助,促进该市老年人事业的发展。

《贵州日报》的报道说,“孝心工程”的实施,主要是帮助乡(镇、街道)、村老协开展活动,促进“六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工作落到实处;并积极开展慰问资助特困老人、宣传、表彰“十佳敬老之星”活动等。据悉,这一举措不但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且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孝心工程”,是养老、敬老、为老的民心工程,也是一项涉及社会和谐道德精神工程。众所周知,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据一项权威调查显示,75.3%的人经常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特别是一些临近退休的人群。但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这种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以及“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家庭结构模式的到来,家庭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有调查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抚养费将占家庭支出的33%,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而言,都将是不小的负担。

因此,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真正实现养老的目标,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依靠社会力量筹集资金,关爱老人,满足他们的需要,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孝心工程正是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动员社会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为特困老人、空巢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营造温馨的生活港湾。

养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社会和谐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等领域,也体现在关乎亿万老年人晚年幸福的养老问题上。孝心工程体现了对老年人的细节关爱,是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实实在在的在行动,值得推而广之。

沙明

少些“研究”,让神农架野人野得自在!

为破解神农架野人之谜,近日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宜昌鄂狼户外汽车运动俱乐部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名科学家、探险爱好者,深入神农架原始森林追寻野人踪迹,并搜集大量有关野人的素材,中央省市多家媒体全程随行,专家普遍认为大量证据表明神农架有人形动物存在。《三峡商报》9月17日)

怪兽、野人、飞碟和百慕大三角被称为世界四大未解之谜,许多科学家做梦都想揭开这些秘密。中国科学院从1977年开始对神农架人形动物进行科考和研究,30年来也接到过上百宗曾经见过“野人”的各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收集到不少有关人形动物活动的证据,但是30年来始终都没有与有人形动物的正面接触。

我不知道30年来,科学家们在神农架野人身上耗费了多少精力和科研经费。

资料显示,诸多科研机构在神农架设立基地常年进行考察研究。也许在科学家看来,破解神农架野人之谜完全可以拿诺贝尔奖,为了揭开这个世纪之谜,投入多少都是值得的,有些科学家还把破解神农架野人之谜当作“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倒宁愿神农架野人永远是个体。

我的担心是,就算神农架真的有野人,难道人类的“科学研究”就不是对野人生活的破坏吗?我想,他们既然是人,也应该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想起前几天看的一个电影,说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将一只凶猛的怪兽带上船,不想怪兽自己跑了出来,杀死了许多人,可失去理智的科学家不准警察射杀怪兽。因为在科学家看来,抓到一个活的怪兽足以珍贵到可以牺牲许多无辜的人命,而这一

切都只为了他所谓的“科学理想”,最后,他自己倒成了怪兽的盘中餐。世界上还有很多科幻电影,也表达了相同的主题:与其让人类的“科学探险”来破坏一种自然奇迹,倒不如让这种奇迹永远不为人知。

笼罩在神农架野人身上的,实际上更多的是非科学的因素。野人为神农架的旅游、文化增添了无数谈资,简直可以说就是神农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神农架地区贡献了不少旅游GDP,当地政府必然热衷于这个话题。在不久前的研讨会上,当地政府认为,无论从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科学发现和人证物证,都可以说明神农架的确有人形动物存在。不排除这是当地政府在“自说自话”。

即使神农架真有野人存在,也请让他们安静地继续生活下去吧!他们不需要人类的打搅,更不需要为旅游业作贡献。 陈才

选秀版红楼梦是一块烫手山芋

新版《红楼梦》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与此相关的最新消息:执导过《大明宫词》的李少红导演将接替胡玫女士出任新版《红楼梦》总导演。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投资方“炒掉”了胡玫,不过胡玫并未放弃拍摄《红楼梦》的计划。因此,不久或将出现两部新版《红楼梦》同期开拍的“盛况”。

据报道,胡玫执导的新版《红楼梦》将于明年底拍摄,演出团队拟全部采用专业演员,而“选秀版”一俟确定导演人选,也将在明年10月开拍,演员全部由“红楼梦中人”的选手担纲。我认为,这一局面对于胡玫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得不为之,却又比较不错的“了结”;但对于李少红来说——投若她真的接手,则相当于捧一块烫手山芋。

这还得从“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的恩恩怨怨说起。想当时,北京电视台与新版《红楼梦》投资方联手打造“红楼梦中人”活动,双方如意算盘都打得叮当响。对于电视台来说,借选秀节目如火朝天之时,搞这么一个有着强大幕后支持(不急没谁参演新版《红楼梦》)的活动,既不急没什么人参与又不用愁收视率,可谓一举多得;

而对于投资方来说,电视剧尚未开机就有声势如此浩大的前期宣传,再加上可以借助海选找到合适的角色,无论如何也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但双方也许想不到的是,这一合作的基础其实非常脆弱。这是因为:

一来选秀活动可能出现“角色空缺”。“红楼选秀”万里挑一,照道理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但现实强过人意,大赛最后果然发生“宝玉组”人选待定的结果。再者,选出来的角色,导演也未必满意。不说“宝玉”人选空缺与此不无相关,之前关于李旭丹、姚笛等选手的漫天议论,也是明证。

所以,这一合作还人为地造成了大众审美标准与专业艺术标准之间的直接冲突。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导演的胡玫便不得不站上与民意对决的舞台。贯穿“红楼选秀”活动始终的种种是非非,也直接反映了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冲突与博弈。“红楼选秀”的终场结局(“宝黛钗”三缺一),也只好大家互相妥协。但这种妥协,却是以违背程序正义和操作民意作为代价。现在看来,这种暂时的妥协并不能解

决根本问题。选择合适人选担任主角,可以说是体现导演艺术水准的关键。所以,对于选秀活动“塞”给她的两大主角,胡玫女士岂能不耿耿于怀?而对于主办方与投资方来说,采用最终胜出的选手担纲主角,则为必须履行的一个承诺,否则无法面对选手,也无法面对那些热情参与的公众。更何况,一旦遭受舆论唾弃,主办方和投资方也很难不去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在双方都不可能让步的情况下,矛盾势难缓和,妥协也就必然破裂。这也是为什么选秀活动已经散场,主办方、投资方和导演之间的冲突仍然硝烟四起的根源所在。因此,一方面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另找“高人”,也就在意料之中。

还应该提一句,“红楼选秀”热闹开场却落得今日的尴尬境地,多少也在于那些选手的形象气质与导演对《红楼梦》的“经典想象”差距甚远。如果选秀活动最终胜出的选手差强人意,胡玫女士想必也会接受这个还不算差的结果吧。事实上,从那些参赛选手故作“古典的哀伤”的面容上,多少可以闻到那沾染了过于功利化算计的脂粉味道。

魏英杰

“抢导师就像占位子” 是警句还是警钟

研究生选导师,流行一句名言:“抢导师就像占位子,动作一定要快。”这一“抢”一“快”颇具含义,下手一定得稳、准、狠。得讲究投其所好,适时地登门拜访,请客送礼。(9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倘若这“登门拜访”确是为了学问的事情慕名求访倒也无可;倘若这“请客送礼”只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礼尚往来也无须惊怪。但事实似乎是,就在这种你来我往中,学问之间的价值判断无形中被忽略了。学生“抢”导师,看中的是“名气大,项目多”,而导师选学生也只不过是“凭印象”罢了。

结果是,一半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下降了(2006年的一项很轰动的调查);大多数研究生抱怨选导师“师”而不“导”。当下的研究生教育似乎陷入了一个“双向不满意”的怪异局面。

这个逻辑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一些研究生并不是真的倾慕于导师的学问,要献身学术,只不过是“抢”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头,好在找工作时用作名片;导师们带的学生也并非自己真正看上的,且事关升迁的成绩不是他出了哪些高徒,而是出了什么科研成果。“双双懈怠”似乎不是什么说不过去的理由。

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研究生招生实际上是把最有资格选研究生的“导师”的权力无限膨胀,直至别无选择。研究生考试所有专业几乎一个标准,外语和政治就是门槛,进了这个门槛你才有资格谈专业。最后送到导师面前的学生,就像经过层层筛选过的秀女一样,你看上也是她,看上也是她。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治学严谨、造诣高深的导师带不到素质全面、好学上进的研究生;而有潜力的研究生却未必能够投拜“名师”的门下。

导师的名气在外,学生自然慕名而来;但那个学生是真正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是需要“伯乐”发觉的,而不是一场考试考出来的。清华大学原美术系教授陈丹青看上的专业优秀的好苗子,几次被外语和政治课成绩卡在了门外;坐在他对面接受面试的却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学生。陈丹青还坚持着一些真正的东西,不甘堕落而拂袖离去。

我想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有真正懂得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道理,我们的“伯乐”才会不再拂袖而去,“千里马”也不必“骈死于槽枥之间”,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僵局。

张雪峰